



我在另一个世界等你

〔美〕加·泽文 著

路旦俊 胡泽刚 译

我在另一个世界等你



人民文学出版社

我在另一个世界等你

〔美〕加·泽文 著
路旦俊 胡泽刚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死后别境又如生(代序)

老编辑家、《书摘》杂志原主编乔福山,要我为其女小
编刘乔责编的一本美国小说《我在另一个世界等你》写一
篇前言之类。我说我久已夫不读小说了。年轻时,“红楼”、“水浒”、托尔斯泰、罗曼·罗兰、辛克莱、德莱赛……
一本一本本地吃,如今“Sans teeth, sans taste, …… sans
everything.”(莎士比亚句:“没牙,没味,……什么都
没有了。”)再也吃不动小说了。刘乔却说:“百十来页,您
嚼得动!”盛情难却,红五月权当劳动开卷。还真没胃口,
不对味,觉得这种异域花季之作不是喂我这号糟老头子
的。再啃一啃啃一啃,越啃越觉得这就是我为我们写
的嘛!

这小说话说一十六岁少女丽兹车祸身亡,过渡到一个名叫“另界”(Elsewhere)的地方,又开始与人间生长顺序相反的倒着生活,得等待又一个十六年之后再行投胎返回人间。书名就叫《ELSEWHERE》,译做“另界”,大概是怕读者费解,译家意译为《我在另一个世界等你》,亦佳。我这读者又生另念,将这“Elsewhere”译为“别境”。

如何？

这活着的十六年，又死后另一个十六年，共计三十二春秋，就跟你我所有的人生一样，既短且长，既长且短。书中写了这十六岁少女生前死后的亲情友情爱情的细枝末节，我难向你一一转述，你自己看吧。她在身后的“别境”又非常想重返前生，有如人们常患的“思乡症”。故人旧物，均为所怀，哪怕仅仅一瞥一触往昔一人一事一物。少女极想冲破这“别境”返回前生生活。那样就要违反种种天条，有如世间种种限制迁移自由的地律。偷越两界不成就必得耐心耐情地挨过又十六年才得重新投胎。

她终年一十六春，正花季少女，或此或彼地少不了遭遇爱情。在“别境”她碰上了早死于她若干年的青年，不知不觉又知又觉地陷入了生也是他死也是他的就是他的初恋，且延伸为末恋。此一男生却已婚，早在阳界有誓守白头的发妻，却迟来阴间，由于男的早亡，年龄退化，乃产生龄差的距离。在阴间出现了第三者的丽兹。男生宠养一巴儿狗，老妻对狗毛极度过敏，难以共处。丽兹将狗抱去。她深懂狗语，人狗相处无间。这一切产生新的离和、痛苦与欢乐。只因阴差阳错，这新的一对又产生了婚姻上的龄差等等。作者一片好心，那种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好心，使这一对十六年后如期同离“别境”、重新投胎、同返人间，偕同忘年之交的巴儿狗，再续前缘云云。

我见一简介，说作者加布瑞埃拉·泽文（Gabrielle Zevin）是二〇〇〇年毕业的主修英美文学的哈佛女生。三岁时就乐在祖母的打字机上敲打自传与魔幻联体的小

说。及长,从事专业写作,始于电影剧本(倒和我同行),又迷恋小说文体。在二〇〇五年写了她这头一本不长的长篇小说《ELSEWHERE》,出版却迟于第二本。她写本书时年正二十六岁,却把女主人公定位在十六岁。作者说十六岁正是最匪夷所思之际。

此书二〇〇五年九月美国首版,版权已远销到十六个国家和地区,包括:英国、德国、法国、荷兰、意大利、巴西、以色列、瑞典、西班牙、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省,现登陆中国内地。你说读了这样的小说,一贯写剧本的我能不想写本小说,写写此境与别境吗?记得同行前辈曹禺常年卧病之际,忽问了我一声:“宗江,你怎么不写小说?”我说:“我会吗?”我又问他:“你会吗?”我师生二人每有文思,大概就形成剧本结构了。其实我们在花季花之际都写过小说,都曾匪夷所思……

无独有偶,在我国古代传说中也有死后重新投生之说。据说死后要过渡到一站名曰“奈何桥”,冥址难查。在桥畔楼头要喝上一种孟婆茶,就忘了生前的一切切,重新投胎了。杨绛大姐有一文说,梦见自己在跨向“奈何桥”的快车上,只见十分拥挤,作家、译家、教授、学者各种席位均挤满,她都坐不进去,只好站了一路。我说:大姐您太谦了,其实哪一种席位,均有为您保留的VIP贵宾席。我这样的才愧无一席之地呢!

这洋书中的“别境”的桥头堡和我们汉学中的“奈何桥”之不同,在于我们喝下一碗孟婆茶就忘却了生前的一切;这洋书中却还有个等同数量倒计时的“别境”。我实

在不会转述此一异域少女少妇的匪夷所思，其人语狗语。再无独有偶，借花献佛，一叙我几年前有篇文章其意境与此“别境”暗合。说给你听听，或也可做一索引。我文题《返老还童症》，副标引古句“人生不满百，常怀4岁忧”。这个“4岁”是怎么回事？乃报刊奉命数字均须用阿拉伯数码，乃将“千岁忧”排成“4岁忧”了。我也只好“1”笑付之。我文中说的是：我少年时的同学且同班好几位均成了名医御医，有协和、北京、儿童各大医院的“正动权威”，如方圻、吴蔚然、张金哲诸大家。我平日有个伤风感冒的，当然不好意思找他们；一日他们忽然齐来给我会诊，我想我就差不多了。他们在我身上推敲半晌，会诊后对我说：“性格决定命运，你这病无药可疗，可称‘返老还童症’，症状是生命倒计时，今年八十，明年七十九，一直倒活到一岁零岁。”我发此文在五年前，正年届八旬，小友李辉（他擅记老友旧闻，反反右之类，我加冕他为“20+1世纪太史公”）是日召唤群老祝寿，以纪“生正逢时”（吴祖光句）。出席者：宗江最年幼，方八十，高汾八十一，高集八十一，祖光八十四，丁聪八十五，郁风八十五，宪益八十七，世襄八十七，苗子八十八，亦代八十八，唐瑜九十——还都小哪！如今又五年过去了，有几位已过“另界”、“别境”去也。

你当能体会我为什么感到这书《ELSEWHERE》（别境）译称《我在另一个世界等你》，是属于我的书，当然也属于你，不论你是十六岁或六十一岁。一读吧，书属于你。像许许多多可爱的书一样，它没想说什么哲理，哲理

自在。爱你身边常在或邂逅的人生旅伴吧！爱你身边的一草一木一书一纸吧！珍惜你的亲情、爱情、友情、情上加情吧！当你还活着，或已死去，在此境，或别境！……

黄 宗 江

二〇〇六年五月

目 次

引子:到了最后	(1)
第一部:“尼罗河”号	(7)
在海上	7
柯蒂斯·杰斯特	12
纪念伊丽莎白·玛丽·霍尔	20
第二部:死者的书	(33)
欢迎来到另界	33
驱车回家	41
醒来	50
一个圆圈和一条直线	58
遗言	71
观光	78
幸运的出租车	99

惊心动魄的潜水	108
萨迪	117
海井	124
一根缝线	138
欧文·韦尔斯潜水	142
感恩节	148
一个谜	155
恋爱中的丽兹	164
不速之客	173
潜返条例	193
归途	203
在另界和人间之间的海底	212
康复	215

第三部：古老的疆域 (224)

时光流逝	224
两个婚礼	226
变化	244
阿玛多	249
童年	252
降生	255
丽兹的想法	258

尾声：初生 (260)

引子：到了最后

“结束得很快，没有任何痛苦。”父亲有时候会这样悄声对母亲说，母亲有时候也会这样悄声对父亲说。露西在楼梯顶上全听见了，可她什么也没说。

为了丽齐的缘故，露西倒是希望自己能够相信那一切结束得很快而且没有痛苦：结束得快就说明结束得很好。可她不禁纳闷：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呢？凭理智来推断，被车撞上的那一刻一定很疼。要是那一刻并没有很快就过去，那又怎么办？

她信步走进丽齐的房间，沮丧地环顾四周。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女孩来说，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一堆零乱的杂物：挂在电脑显示器上青绿色的胸罩，没经整理、乱糟糟的床，装满了蚯蚓的鱼缸，一个放了气的聚酯薄膜气球

(是去年情人节的时候别人送的),挂在门把手上“闲人免进”的牌子,床下两张没有用过的机器乐队音乐会的入场券。到头来,这一切究竟有什么意义呢?这一切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一个人就只是一堆破烂吗?

每当露西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她就会用爪子去刨地,一直刨到她忘记了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刨穿了那粉色的地毯,刨穿了楼下房间的天花板,刨到她再也刨不动了。她就这样刨呀刨呀刨呀刨。

露西的刨地习惯最终缓解了紧张的情绪。阿尔维(丽齐七岁的弟弟)把她从地毯上抱了起来,放在自己的膝盖上。“别担心,”阿尔维说。“虽然你的主人是丽齐,可永远会有人喂你吃,给你洗澡,带你到公园去。你现在甚至可以睡在我的房间里了。”

露西端端正正地坐在阿尔维的小膝盖上,心里想像着丽齐只是离开家去上大学了。丽齐快十六岁了,再过两年真的就该去上大学了。她房间的地板上早已开始堆积了一些用有光纸印刷的招生手册。有时候,露西会在其中一本手册上撒尿,或者把另一本手册的角咬掉,可她当时就知道自己的这些举动完全是徒劳。丽齐总有一天要走的,而学生宿舍里根本不准养狗。

“你估计她在哪儿?”阿尔维问。

露西把头一歪。

“她在——”他停顿了一下,“上面吗?”

露西只知道上面是阁楼。

“嗯,”阿尔维说着傲慢地翘起下巴望着天空,“我相

信她在天上。我还相信天上有天使，有竖琴，有一缕缕的云彩，有白色的丝绸睡衣，什么都有。”

听起来倒像是那么回事，露西心想。她不相信有什么快乐的猎场和彩虹桥。她相信有一只哈巴狗走来走去，就这样。她很想将来某一天能再见到丽齐，可对此又不抱太大的希望。就算一切结束之后还会有些什么，谁知道有没有狗食、午睡、新鲜水、舒适的大腿，甚至有没有狗？最糟糕的是，所说的都不在这里！

露西呻吟着，主要是因为痛苦，但部分原因（必须指出）是饿了。一个家庭失去了惟一的女儿，哈巴狗的吃饭时间就没有了规律。露西骂自己这捣乱的肚子：最好的朋友死了，而她却肚子饿，那她算是怎样的畜生？

“你要是会说话就好了，”阿尔维说。“我敢肯定你一定在想着很有趣的事情。”

“你要是能听懂我的话就好了，”露西汪汪地叫着，可阿尔维毕竟听不懂。

第二天，妈妈带着露西去了狗公园。自从丽齐走后，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记得带露西去溜达。

露西一路上都可以嗅到妈妈的悲哀笼罩着她们。她极力想确定这种气味能使她想起什么。是雨吗？荷兰芹？波旁威士忌？旧书？羊毛袜子？是香蕉，她最后认定。

在公园里，露西躺在凳子上，感到了没有朋友的寂寞，心里很沮丧，另外（总没个完吗）还有点饿。一条名叫科科的小个子卷毛狗问露西怎么了，露西叹了口气就告

诉她了。这条卷毛狗是个臭名昭著的长舌妇，很快就把这个消息传遍了整个狗公园。

班迪特是一条纯美国种的狗，只有一只眼睛。那些没有教养的狗都管他叫傻帽。他很同情露西的遭遇，问露西道：“他们把你撂在街上了？”

“没有，”露西回答道，“我还跟那家人住在一起。”

“那我就不明白能糟到哪儿去，”班迪特说。

“她只有十五岁。”

“那又怎么样？我们只活十岁，顶多十五岁，然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可她不是狗，”露西汪汪叫道。“她是个人，是我的主人，给车撞了。”

“那又怎么样？我们总是有被车撞着的。振作起来，小哈巴狗。你忧伤过度，所以身上才有那么多皱纹。”

露西以前多次听到过这样的笑话，她很不好地想：自己怎么从来没见过这一条有幽默感的傻帽！这个想法有点不地道，因为班迪特并不是一条坏狗。

“我建议你另外再找个两条腿的主人。如果你是我的话，你就知道人都一个样。没有狗食，我就开路。”说到这里，班迪特离开了露西，去跟大伙儿一起玩飞碟游戏。

露西叹了口气，为自己感到惋惜。她看着别的狗在公园里玩。“瞧，他们彼此嗅着尾巴，追赶球，绕着圈子跑来跑去！多么天真哪！”

“根据自然规律，狗的寿命不应该比人长！”她嘟囔着。“不亲身经历，谁也不懂这个道理。再说，谁也不在

乎。”露西摇了摇她那圆圆的小脑袋。“这真令人沮丧。我连尾巴都懒得翘起来。”

“到了最后,生命的结束只有朋友和家人在乎,只有那些认识你的人才在乎,”哈巴狗伤心地抽泣着。“对于其他人来说,那只不过是又一场结局罢了。”

第一部：“尼罗河”号

在 海 上

伊丽莎白·霍尔在一个陌生房间一张陌生的床上带着一种陌生的感觉醒了过来，觉得床单似乎要将她闷死。

丽兹（老师喊她伊丽莎白，家里人除了在她遇到麻烦时之外都喊她丽齐，而外人都喊她丽兹）在床上坐了起来，脑袋一下子撞着了事先没有看见的上铺。上面一个陌生的声音不耐烦地说：“啊哟，见鬼！”

丽兹偷偷朝上铺看了一眼，发现上面有一个她从未见过的姑娘在睡觉，或者说在装睡。那个睡觉的姑娘跟丽兹年纪差不多，穿着一件白色的睡衣，黑色的长发编成

好多条小辫子，上面缀满了珠子。在丽兹的眼里，她就像个王后。

“对不起，”丽兹问道，“你知道我们这是在哪儿吗？”

姑娘打了个哈欠，把眼里的睡意揉去。她看了看丽兹，看了看天花板，看了看地板，又看了看窗户，再回头望着丽兹。她摸了摸头上的辫子，叹了口气。“是在船上，”她回答着，忍住了又一个哈欠。

“你说‘在船上’，那是什么意思？”

“有水，很多很多的水。瞧窗外，”她回答道，然后用被子裹住自己。“当然你不应该吵醒我的，你自己应该想到往窗外看看。”

“对不起，”丽兹低声道。

舷窗跟她的床平行。她朝舷窗外望去，看见四面八方都是黎明前的黑暗以及一望无际的海洋，上面笼罩着一层大雾。眯起眼睛后，她可以看到一条木板人行道，而且可以在人行道上看到爸爸、妈妈和弟弟阿尔维的影子。他们像幽灵一样每一秒钟都在变化着，变得越来越小。爸爸在哭，妈妈抱着爸爸。虽然隔得很远，阿尔维似乎在看丽兹，在朝她挥手。十秒钟后，大雾完全吞没了她的家人。

丽兹躺到床上。虽然她觉得自己已经完全醒了，可又觉得自己还在梦中，原因有好几个：第一，她本该坐在教室里读完十年级，不可能来到船上；第二，如果现在是在度假，那么爸爸、妈妈和阿尔维也应该跟她在一起；第三，只有在梦中你才能看到不可能看到的东西，比如看到